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

且說史雲引著金輝、丁雄來到莊中，莊丁報與智化。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。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，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。智化卻先言夫人公子無恙，使太守放心。略略吃茶，歇息歇息，即著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，見了夫人公子。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，正在慶賀。忽聽太守進來，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。這些田婦村姑誰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。不多時，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，翅兒缺少一個；穿著紅袍，襟子搭拉半邊；玉帶繫腰，因揪折開的裡出外進；皂靴裹足，不合腳弄的底綻幫垂；一部蒼髯，揉得上頭紮煞下頭卷；滿面塵垢，抹的左邊漆黑右邊黃。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，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。眾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，一個個握著嘴兒嘻笑。

夫人公子迎出屋來，見了這般光景，好不傷慘。金章上前請安，金公拉起，攜手來到屋內。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。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。夫妻二人又是嗟歎，又是感激。忽聽金章道：「爹爹，如今卻有喜中之喜了。」太守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。太守詫異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？」說罷，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，遞給夫人看了。何氏道：「其中另有別情。當初女兒不肯離卻閨閣，是乳母定計將佳惠扮做女兒，女兒改了丫環。不想遇了賊船，女兒赴水傾生。多虧張公夫婦撈救，認為義女。老爺不信，請看那兩件衣服，方才張媽媽拿來，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。」金公拿起一看，果是兩件丫環眼色，暗暗付度道：「如此看來，牡丹不但清潔，而且有智。竟能保金門的臉面，實屬難得。」再一轉想：「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，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？就是書箱翻出玉釵，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，仍然一團傲氣。仔細想來，其中必有情弊。是我一時著了氣惱，不辨青紅皂白，竟把他二人委屈了。」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，未免太狠，心中愧悔難禁，便問何氏道：「女兒今在那裡？」何氏道：「方才在這裡，聽說老爺來了，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。」金公道：「金章，你同丫環將你姐姐請來。」

金章去後，何氏道：「據我想來，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。惟恐見了時，老爺又要生氣。」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諷之意，也不答言，只有付之一笑。只見金章哭著回來道：「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，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。」金公哈哈笑道：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無奈何，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？」何氏見金公如此，只得叫張媽媽引路，老夫妻同進了角門，來到跨所之內。鳳仙姊妹知道太守必來，早已躲避。只見三間房屋，兩明一暗，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，這俱是鳳仙在這裡替牡丹調停的。張李氏將軟簾掀起，道：「女兒，老爺親身看你。」金公便進屋內，見牡丹面裡背外，一言不答。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，居然的布裙荆欵，回想當初珠圍翠繞，不由的痛徹肺腑，道：「牡丹我兒，是為父的委屈了你。皆由當初一時氣惱，不加思索，無怪女兒著惱。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？你母親也在此，快些見了吧。」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，連忙上前道：「女兒，你乃明理之人，似此非禮，如何使得？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，尚且如此，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，那時豈不更難乎為情了麼？快些下來，叩拜老爺吧。」

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，無奈下，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爹爹，兒有一言告稟：孩兒不知犯了何罪，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？如今現為皇家太守，倘若遇見孩兒之事，爹爹斷理不清，逼死女子是小事，豈不於德行有虧？孩兒無知頂撞，望乞爹爹寬宥。」金公聽了，羞的面紅過耳，只得陪笑，將牡丹攙起道：「我兒說的是，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。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，再休提起了。」又向何氏道：「夫人，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。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。」說罷，抽身就走。張立仍然引至大廳。智化對金公道：「方才主管帶領眾役們來央求於我，惟恐大人見責，望乞大人容諒。」金公道：「非是他等無能，皆因山賊兇惡，老夫怪他們則甚。」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，與老爺磕頭。眾人又謝了智爺，智爺叫將太守衣服換來。

只見莊丁進來報道：「我家員外同眾位爺們到了。」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。剛到廳前，見金公在那裡立等，見了眾人，連忙上前致謝。沙龍見了，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座。智化問剿滅巢穴如何。北俠道：「我等押了藍驍入山，將輜重俱散與嘍囉，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。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，叫眾人看守，特請太守老爺發落。」太守道：「多承眾位恩公的威力。既將賊首擒獲，下官也不敢擅專。待到任所，即行具摺，連賊首押赴東京，交到開封府包相爺那裡，自有定見。」智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，好好看守，將來是襄陽的硬證。」復又道：「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，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，欽派白五弟隨任供職。弟等急急趕回來，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，幫助五弟，共襄此事。如今既有要犯在此，說不得必須耽遲幾日工夫。沙兄長、歐陽兄、丁賢弟，大家俱各在莊，留神照料藍驍。惟恐襄陽王暗裡遣人來盜取，卻是要緊的。就是太守赴任，路上也要仔細。若要小弟護送前往，一到任所，急急具摺。待摺子到時，即行將藍驍押赴開封。諸事已畢，再行趕到襄陽，庶乎於事有益。不知眾位兄長以為如何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。就是如此。」金公道：「只是又要勞動恩公，下官心甚不安。」說話間，酒筵擺設齊備，大家入座飲酒。

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。沙龍出席來到後面，見了鳳仙秋葵，將牡丹之事一一敘明。沙龍道：「如何？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，決不是村莊的氣度，果然不錯。」秋葵道：「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裡居住，還是要隨任呢？」沙龍道：「自然是要隨任，跟了他父母去。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裡之理呢？」秋葵道：「我看牡丹姐姐他不願意去。如今連衣服也不換，彷彿有什麼委屈，擦眼抹淚的。莫若爹爹問問太守，到底帶他去不帶他去，早定個主意為是。」沙龍道：「何必多此一問。那有他父母既認著了，不帶了去，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？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妄想之故。我不管。你牡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，我惟你們二人是問。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。」說罷轉身上廳去了。

鳳仙聽了，低頭不語。惟有秋葵，將嘴一咧，哇的一聲哭著，奔到後面，見了牡丹，一把拉住，道：「哎喲！姐姐呀，你可快走了！我們可怎麼好呀！」說罷，放聲痛哭。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。眾人不知為著何故。隨後鳳仙也就來了，將此事說明。大家這才放了心了。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要啼哭，你捨不得你的姐姐，那知我心裡還捨不得你呢。等著我們到了任所，急急遣人來接你。實對你說，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，為人憨厚。你若不憎嫌，我就認你為乾女兒，你可願意麼？」秋葵聽了，登時止住淚，道：「這話果真麼？」何氏道：「有什麼不真呢？」秋葵便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如此，母親請上，待孩兒拜見。」說罷，立時拜下去。何氏夫人連忙攙起。鳳仙道：「牡丹姐姐，你不要哭了，如今有了傻妹子了。」牡丹嘆喏的一聲也笑了。鳳仙道：「妹子，你只顧了認母親。方才我爹爹說的話，難道你就忘了麼？」秋葵道：「我何嘗忘了呢！」便對牡丹道：「姐姐，你將衣服換了吧。我爹爹說了，如若不換衣服，要不依我們倆呢。你若拿著我當親妹妹，你就換了。若你瞧不起我，你就不換。」張媽媽也來相勸。鳳仙便吩咐丫環道：「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。」彼此攙攬，牡丹礙不過臉去，只得從新梳洗起來。不多時，梳妝已畢，換了衣服，更覺鮮豔非常。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，二人深謝了。

且說沙龍來到廳上，復又執壺斟酒，剛坐下，只見焦赤道：「沙大哥，今日歐陽兄智大哥俱在這裡，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？」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，也有怔的。怔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，此話從何說起；笑的是笑他性急，粗莽之甚。沙龍道：「焦賢弟，你忙什麼？為女兒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？」焦赤道：「非是俺性急。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，豈不又是耽擱呢？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。」丁二爺道：「眾位不知，焦二哥為的是早些定了，他還等著吃喜酒呢。」焦赤道：「俺單等吃喜酒。這裡現放著酒。來，來，來，咱們且喝一杯。」說罷，端起來一飲而盡，大家歡笑快飲。酒飯已畢，金公便要了筆硯來，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，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備封固停當，當面交與丁雄，叫他回去，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。匆忙之間，金公只說起牡丹投河自盡，卻忘了說明牡丹已經遇救，以及父女重逢。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，即刻起身，趕赴長沙去了。

沙龍此時已到後面，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為乾女兒之事說了。又說起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，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。沙龍

便來到廳上，請了金公，來到後面。牡丹出來，先拜謝了沙龍。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，滿心喜歡。牡丹又與金公見禮，金公連忙攙起。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，雖然歡喜，未免有些淒慘。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。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。沙龍也叫鳳仙見了。金公又致謝沙龍：「小女在此打攪，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。」沙龍連說：「不敢。」

他等只管親的乾的，見父認女，旁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，眼眶裡不由的流下淚來，用絹帕左擦右擦。早被牡丹看見，便對金公道：「孩兒還有一事告稟。」金公道：「我兒有話，只管說來。」牡丹道：「孩兒性命，多虧乾爹乾娘搭救，才有今日，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，孤苦隻身，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，孩兒也可以稍為報答。」金公道：「正當如此，我兒放心。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，明日隨行便了。」張媽媽聽了，這才破涕為笑。

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，金公見設筵豐盛，未免心甚不安。沙龍道：「今日此筵，可謂四喜俱備。大家坐了，待我說來。」仍然太守首座，其次北俠、智公子、丁二官人、孟傑、焦赤，下首卻是沙龍與張立。焦赤先道：「大哥快說四喜。若說是了，有一喜俺喝一碗，如何？」沙龍道：「第一，太守今日一家團聚，又認了小姐，這個喜如何？」焦赤道：「好！可喜可賀。俺喝這一碗。快說第二。」沙龍道：「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。今日湊著歐陽兄智賢弟在此，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。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。一言為定，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。」焦赤道：「好呀！這才痛快呢。這二喜俺要喝兩碗，一碗陪歐陽兄、智大哥，一碗陪沙兄長。你三人也要換盅兒才是。」說的大眾笑了。果然北俠、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杯。焦赤已然喝了兩碗。沙龍道：「三喜是明月太守榮任高升，這就算錢行的酒席，如何？」焦赤道：「沙兄長會打算盤，一打兩副成。也倒罷了，俺也喝一碗。」孟傑道：「這第四喜不知是什麼？倒要聽聽。」沙龍道：「太守認了小女為女是乾親家，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為媳是新親家，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為女是乾親家。通盤算來，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，難道算不得一喜麼？」焦赤聽了卻不言語，也不飲酒。丁二爺道：「焦二哥，這碗酒為何不喝？」焦赤道：「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，管俺什麼相干？這酒俺不喝他。」丁二爺道：「焦二哥，你莫要打不開算盤。將來這裡的姪女兒過了門時，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，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。」說的大家全笑了，彼此歡飲。飯畢之後，大家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金太守起身，智化隨任，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，不忍分別，好容易方才勸止。智化又諄諄囑咐，好生看守藍驍，等摺子到時即行押解進京。北俠又提撥智化，一路小心。大家珍重，執手分別，上任的上任，回莊的回莊，俱各不表。

要知後文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